

78

今日四大思想家之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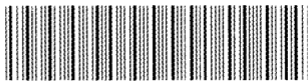
胡適等原著



趙璧主幹 第一叢書 一角一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0702B

今日四大思想家之自述

胡適等原著



趙家璧主幹

一角叢書第一種

良友圖書印務公司

~~1555297~~

一九三一，八，十付排

一九三一，九，初版

一九三一，十，十二版

一九三一，十二，二十三版

1—————2000

2001—————4000

4001—————5000

所 版
有 權

一 實
角 價

目 錄

胡適的信仰

向真譯

韋爾斯的信仰

儲安平譯

愛因斯坦的信仰

王君綱譯

杜威的信仰

向真譯

016073

篇前

這書根據的，便是 *Forum* 月刊上，陸續發表的「我的信仰」中之四篇。本書原題哲學家之信仰，及後想到所謂哲學家，決不是談談宇宙人生，就可稱為哲學家的；因此把哲學家改成了思想家了。

這裏四位人物，胡適在哲學方面，至今還沒有多大的貢獻；祇寫了半部中國哲學史。韋爾斯的工作，就在能把人類在空間和時間交點上所佔之地位，用生物學者及新物理學者的目光，下了一次較新的估價。杜威呢？雖在唯物唯心論戰中，做了一位和事老；確也算今日實驗派哲學者中一位握有權威的人物。至於那位猶太種的愛因斯坦氏，才真的值得。人稱為二十世紀中，在人類思想史上有偉大

貢獻的；因爲人類對於宇宙和原子的見解，從牛頓學說蒙蔽了以後，一直到他出現，才暴露了一切的真相。可惜的是，在他那篇短短的自述文中，沒有盡量發揮他相對論的精髓。這也許是他的一番苦衷，因爲一講到相對論，懂他文章的，全世界上，就祇剩了七個半了。

這裏發表了四篇信仰以後，接着還預備介紹，Irving Babbitt, B. Russell H. I. Mencken 等的。將來把其餘的完全翻譯了，讀者便可獲得一部「當代哲學」(Living Philosophies) 是美國書店把「我的信仰」彙集重印的一部新書，最近在紐約出版，每冊售價美金五元。) 的全譯本。

胡愈之先生

東北事變的國際觀

日本爲什麼膽敢在此時出兵？

日本出兵後國際形勢如何？

東北事變能否引起世界大戰？

東北事變在國際法上如何解說？

大洋

月速

底卽

出預

版定

一角

胡適原著

胡適的信仰

向真譯

原文刊於美國出版

Forum月刊 Jan. Feb. 1931

胡適的信仰

—— 胡適的信仰 ——

我父胡珊，是一位學者，也是一個有堅強意志，有治理才幹的人。經過一個時期的文史經籍訓練後，他對於地理研究，特別是邊省的地理，大起興趣。他前往京師，懷了一封介紹書，又走了四十二日而達北滿吉林，去進見欽差大臣吳大澂。吳氏是現在見知於歐洲研究中國學問者之中國的一個大考古學家。

吳氏延見他，問有什麼可以替他爲力的。我父說道：『沒有什麼，祇求准我隨節去解決中俄界務的糾紛，俾我得以研究東北各省的地理。』吳氏對於這個祇有秀才底子，且在關外長途跋涉之後，差不多已是身無分文的學者，

覺得有味。他帶了這個少年去幹他那歷史上有名的差使，得他做了一個最有價值，最肯做事的幫手。

有一次與我父親同走的一隊人，迷陷在一個廣闊的大森林之內，三天找不着出路。到糧食告罄，一切偵察均歸失敗時，我父親就提議尋覓溪流。溪流，是多半流向森林外面去的。一條溪流找到了手，他們一班人就順流而行，得達安全的地方。我父親作了一首長詩紀念這次的事蹟。及四十年後，我在論杜威教授系統思想說的一篇論文裏，用這件事實以爲例證；雖則我未嘗提到他的名字，有好些與我父親相熟而猶生存着的人，都還認得出這件故事，並寫信問我，是不是他們故世已久的朋友的一個小兒子。

吳大徵對我父親雖曾一度向政府薦舉他爲「有才治省的人，」他在政治上却並未得臻通顯。歷官江蘇台灣後，

遂於台灣因中日戰爭的結果而割讓與日本時，以五十五歲的壽延逝世。

二二

我是我父親的幼兒，也是我母親的獨子。我父親娶妻凡三次；前妻死於太平天國之亂；亂軍曾焚掠我鄉安徽南部各縣，將其化爲灰燼。次娶生了三個兒子，四個女兒。的長子便從小證明是個難望洗心向善的敗子。我父親喪了次妻後，寫信回家，說他將來一定要討一個純良強健而是莊仰家人家的女兒。

我外祖父務農，於年終幾個月內，且兼業裁縫。他是出身於一個循善的農家。在太平之亂中，全家被殺；因他還祇是一個小孩子，故被太平軍擄做俘虜，帶往軍中當差。爲要防他逃走，他的臉上就刺了「太平天國」四字，終

其身都還留着。但是他吃了種種困苦，居然逃了出來，回到家鄉，只尋得一片焦土，無一個家人還得活着。他勤苦工作，耕種田地，兼做裁縫，裁縫的手藝，是他在賊營裏學來的。他漸漸長成，娶了一房妻子，生下四個兒女，我母親就是最長的。

我外祖父一生的心願就是想重建被太平軍毀了的家傳老屋。他每天早上，太陽未出，便到溪頭去揀選三大担石子，分三次挑回廢屋的地基。挑完之後，他才去種田或去做裁縫。到了晚上回家時，又去三次，挑了三石担子，才吃晚飯。凡此辛苦恆毅的工作，都給我母親默默底看在眼里。她暗恨身為女兒，毫無一點法子，能減輕他父親的辛苦，促他的夢想實現。

隨後來了個媒人，在田裏與我外祖父會見，雄辯滔滔

的向他替我父親要他大女兒的庚帖。我外祖父答應回去和家裏商量。但是到他在晚上把所提的話對他的妻子說了，她就大生氣。她說：『不行！把我女兒嫁給一個大她三十歲的人，你真想得起？況且他的兒女也有年紀比我們女兒還大的！還有一層，人家自然要說我們嫁女兒給一個老官，是爲了錢財體面而把她犧牲的。』於是這一對老夫妻吵了一場。後來做父親的說：『我們問問女兒自己。說去見來，這到底是她自己的事。』

到這個問題對我母親提了出來，她不肯開口，中國女子遇到同類的情形常是這樣的。但她心裏却在深思沉想；嫁於中年喪偶，兼有成年兒女的人做填房，送給女家的聘金財禮，比一般婚媾却要重得多，這點於她父親蓋房子的計畫，將大有幫助。況且她以前又是見過我父親的，知道

他爲全縣人所敬重。她愛慕他，願意嫁他，爲的半是英雄崇拜的意義，但大半却是想望幫助勞苦的父親的孝思。所以到她給父母逼着答話，她就堅決的說：『只要你們倆都說他是好人，請你們倆作主。男人家四十七歲也不能算是老。』我外祖父聽了嘆了一口氣，我外祖母可氣的跳起來，忿忿的說：『好呵！你想做官太太了！好罷！聽你情願罷！』

三

我母親於一八八九年結婚，時十七，我則生在一八九一年十二月。我父歿於一八九五年，留下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我父棄世，我母便做了一個有許多成年兒女的大家庭的家長。中國做後母的地位是十分困難的，她的生活自此時起，是一個長時間的含辛茹苦。

我母最大的稟賦就是容忍。中國史書紀載唐朝有個皇帝垂詢張公儀那位家長，問他家以什麼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離拆散。那位老人家因過於衰邁，難以口述，請准用筆寫出答奏，他就寫了一百個「忍」字。中國道德家時常舉出「百忍」的故事，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們似乎沒有一個會覺察到許多苦惱傾軋，壓迫和不公平，使容忍成了一種必不可少的事情。

那班接腳媳婦兇惡不善的感情，利如鋒刃的言語，含有敵意的嘴臉，我母親事事都耐心容忍。她有時忍到不可再忍，這纔早上不起床，柔聲大哭，哭她早喪丈夫。她從不開罪她的媳婦，也不提開罪的那件事。但是這些眼淚，每次都有神秘莫測的效果。我總聽得有一位嫂嫂的房門開了，和一個女人的腳步聲，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她轉

來敲我們的房門了。她走進來捧着一碗熱茶，送給我的母親，勸她止哭。我母親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聲的認錯。然後家裏又太平清靜得個把月。

我母親雖則並不知書識字，却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我是一個早慧的小孩，不滿三歲時，就已認了八百多字，都是我父親每天用方塊紅箋教我的。我才過三歲，便在學堂裏念書。我當時是個多病的小孩，沒有攙扶，不能跨一個六英吋高的門檻。但我比學堂裏所有別的學生都能讀能記些。我從不跟着村中孩子們一塊兒頑，更因我缺少遊戲，我五歲時就得了「先生」的綽號。十五年後，我在康奈且大學做二年級時，也同是爲了這個弱點，而被了Doc（即 doctor 縮讀，音與 doctor 同，故用作諧稱——譯者）的渾名。

每天天還未發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她然後把對我父親所知的一切告訴我。她說她望我踏上他的脚步，她一生只曉得他是最善良最偉大的人。據她說，他是一個多麼受人敬重的人，以致在他間或休假回家的時期中，附近烟窟賭館都概行停業。她對我說我惟有行為好，學業科考成功，纔能使他們兩老增光，又說她所受的種種苦楚得由我勤敏讀書而酬償。我往往眼睛半睜半閉的聽，但她除遇有女客與我們同住在一間房間的時候外，罕有不施這番晨訓的。

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學。我年稍長，我總是第一個先到學堂，並且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去敲先生的門要鑰匙去開學堂門。鑰匙從門縫裏遞了出來，我隔一會就坐在我的座位上朗念生書了。學堂要到薄

暮纔放學，屆時每個學生都向硃印石刻的孔夫子大像和先生鞠躬回家。日中上課的時間平均是十二小時。

我母親一面不許我有任何種的兒童遊戲，一面對於我建一個孔夫子神龕的孩子氣的企圖，予我種種鼓勵。我是從我同父異母姊的長子，大我五歲的一個小孩那裏學來的。他做了一座紙紮的夫子神龕，貼着許多金紙色紙使心裏羨慕。我用一個大紙匣子做了大庭，背後挖空一方塊，用一隻小匣子糊上去，做了擺孔子牌位的內堂。外殿我供了一班賢門弟子，並貼了些小小的匾對，書着頌揚這位大聖人的字句，其中半係錄自我外甥的廟裏，半係自書中抄來。在這件頑具的廟前，頻頻有香炷燃着，我母親對於我這番有孩子氣的虔敬，也覺得歡喜，暗信孔子的神靈一定有報應，使我成爲一個有名的學者，並在科考中成爲一個

及第的士子。

我父親是一個經學家，也是一個嚴守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的新儒教理學的人。他對於釋道兩教強烈反對。我還記得見我叔父家（那是我的開蒙學堂）的門上有一張日光晒沒了的字條，寫着「僧道無緣」幾個字，我後來纔知道這是我父親所遺理學家規例的一點。但是我父親業已去世，我那彬彬儒雅的叔父，又到皖北去做了一員小吏，而我的幾位哥哥則都在上海。

剩在家裏的婦女們，對於我父親的理學遺規，沒有什麼拘束了。他們遵守敬奉祖宗的常禮，並隨風俗時會所趨，而自由禮神拜佛。觀音菩薩是他們所最愛的神，我母親爲了是出於焦慮我的健康福祉的念頭，也做了觀音的虔誠信士。我記得有一次她到山上觀音閣裏去進香，她雖纏足

(纏足是苦了一生的)，在整段的山路上，還是步行來回。

我在村塾(村中共有七所)裏讀書，讀了九年(一八九五—一九〇四)，在這個期間，我習讀記誦了下列幾部書

1. 孝經：孔子後的一部經籍，作者不明。

2. 小學：一部論新儒教道德學說的書，普通謂係宋哲

朱熹所作。

3. 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4. 五經中的四經：詩經，尚書，易經，禮記。

我母親對於家用，向來是節省的，而付我先生的學金

，却定比平常要多三倍。平常學金兩塊銀元一年，她首先便送六塊錢，後又逐漸增加至十二元。由增加學金這一小

點事情上，我得到千百倍於上述數目比例所未能給的利益

。因為那兩元的學生，單單是高聲朗讀，用心記誦，先生

從不勞神去對他講解所記的字。獨我爲了有額外學金的緣故，得享受把功課中每字每句解給我聽，就是將死板文字譯作白話這項難得的權利。

我年還不滿八歲，就能自己念書。由我二哥的提議，先生使我讀資治通鑑。這部書，實在是大歷史家司馬光於一〇八四年所輯編年的中國通史。這番讀史，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我不久就從事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號編成有韻的要略，以資記憶。

隨後有一天，在我叔父家裏的廢紙箱中，偶然看見一本水滸傳的殘本，便站在箱旁，把他看完了。我跑遍全村，不久居然得着全部。從此以後，我像老饕一般讀盡了本村鄰村所有的小說。這些小說都是用白話或口語寫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勝的趣味。牠們教我人生，好的教，

壞的也教，又給了我一件文藝的工具，若干年後，使我在中國開始衆所稱爲「文學革命」的運動。

其時，我的宗教生活經過一個特異的激變。我係生長在拜偶像的環境，習於諸神兇惡醜怪的面孔，和天堂地獄的民間傳說。我十一歲時，一日，溫習朱子的小學，這部書，是我能背誦而不甚瞭解的。我念到這位理學家引司馬光那位史家攻擊天堂地獄的通俗信仰的話。這段話說：『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亦無所施。』這話好像說得很有道理，我對於死後審判的觀念，就開始懷疑起來。

往後不久，我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讀到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使我成了一個無神論者。所說起的這一段述紀元五世紀名范縝的一位哲學家，與朝衆競辯神滅論，

朝廷當時是提倡大乘佛法的。范縝的主見，由司馬光撮述爲這幾句話：『形者神之質也，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刃。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滅而神在哉？』

這比司馬光的形滅神散的見解——一種仍認有精神的理論——還更透澈有理。范縝根本否認精神爲一種實體，謂其僅係神之用。這一番化繁爲簡，合着我兒童的心胸。讀到「朝野喧譁，難之，終不能屈。」更使我心悅。

同在那一段內，又引據范縝反對因果輪迴說的事，他與竟陵王談論，王對他說：『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因果范縝答道：『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因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墮茵席者，殿要主，經墜茵席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

翼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

說，由印度傳來，在中國人思想生活上已成了少數最有力的觀念之一。中國古代道德家，常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爲訓。但實在生活上並不真確。佛教的因果，優於中國果報觀念的地方，就是可以躲過這個問題，將其歸之前世來世不斷的輪迴。

但是范縝的譬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擺脫了惡夢似的因果絕對論，這是以偶然論來對定命論。而我以十一歲的兒童就取了偶然而叛離了運命。我在那個兒童時代是沒有牽強附會的推理的，僅僅是脾性的迎拒罷了。我是我父親的兒子，司馬光和范縝又得了我的心，僅此而已。

四

但是這一種心境的激變，在我早年不無可笑的結果。

——胡適的信的——
適 拋到污泥坑裏去罷。」我這帶孩子氣的毀壞神像主張，把我的同伴大大地嚇住了，他們勸我走路，莫去惹那些本來已經瀕於危境的神道。

——仰 這一天正是元宵燈節。我們到了家中，家裏有許多客人，我的肚子已經餓了，開飯的時候，我外甥又勸我喝了一杯燒酒，酒在我的空肚子裏，便作怪起來。我不久便在院子裏跑，喊月亮下來看燈。我母親不悅，叫人來捉我。我在他們前頭跑，酒力因我奔路，作用更起得快。我終被

捉住，但還想努力掙脫。我母親抱住我，不久便有許多人朝我們圍攏來。

我心裏害怕，便胡說亂道起來。於是我外甥家的長工走到我母親身邊，低低的說：「外婆，我想信他定是精神錯亂了。恐怕是神道怪了他。今天下午我們路過三門亭，他提議要把幾尊菩薩拋到污泥坑裏去。一定是這番話弄出來的。」我竊聽了長工的話，忽然想出一條妙計。我喊叫得更兇，好像我就真是三門亭的一個神一樣。我母親於是便當空焚香禱告，說我年幼無知無咎，許下如果蒙神恕我小孩子的罪過，定到亭上去燒香還願。

這時候得報說龍燈來了，在我們屋裏的人，都急忙跑去看，祇剩下我和母親兩個人。一會兒我就睡着了。母親許的願，顯然是靈驗了。一個月後，我母親和我上外婆家

去，她叫我恭恭敬敬的還我們許下的願。

五

我年甫十三，即離家上路七日，以求「新教育」於上海。自這次別離後，我於十四年之中，祇省候過我母親三次，一總同她住了大約七個月。出自她對我偉大的愛忱，她分明沒有洒過一滴眼淚就送我出門，讓我在這廣大的世界中，獨自求自己的教育和發展，帶着一種母親的愛，一個讀書的習慣，和一小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過了六年（一九〇四——一九一〇），在美國過了七年（一九一〇——一九一七）。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時期內，我經歷過三個學校（無一個是教會學校），一個都沒有畢業。我讀了當時所謂的「新教育」的基本東西，以歷史，地理，英文，數學，和一點零碎的自然科學為主。從故

林紓氏及其他諸人的意譯中，我得初次認識一大批英國和歐洲的小說家司各提，(Scott)，狄更司(Dickens)，大小仲馬(Dumas pere et fils)，費俄(Hugo)，以及托爾斯泰(Tolstoy)等氏的都在內。我讀了中國上古中古幾位非儒教和新儒教哲學家的著作，並喜歡墨翟的兼愛說與老子莊子有自然色彩的哲學。

從當代力量最大的學者梁啟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漸得略知霍布士(Hobbes)，笛卡兒(Descartes)，盧騷(Rousseau)，賓坦(Bentham)，康德(Kant) 達爾文(Darwin) 等諸泰西思想家。梁氏是一個大崇拜近代西方化的人，連續發表了些文字。坦然承認：中國人以一個民族而言，對於歐洲人所具的許多良好特性，感受缺乏；顯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國家思想，愛冒險，私人權利觀念與熱心防其被

，愛自由，自治能力，結合的本事與組織的努力，注意身體的培養與健康等。就是這幾篇文字猛力把我從以我們古舊文明爲自足，除戰爭的武器，商業特運的工具外，沒有什麼要向西方求學的這種安樂夢中，醒了回來。牠們開了我，也就好像開了給幾千幾百別的人一樣，對於世界整個的新眼界。

我又讀過嚴復所譯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On Liberty）和赫胥黎（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mancipation）。嚴氏所譯赫胥黎的論著於一八九八年就出版，並立即得到智識階級在接受。有錢的人拿錢出來翻印新版以廣流傳（當時並沒有版權），因爲有人以達爾文的言論，尤其是牠在社會上有政治上的運用，對於一個感受墮性與滯滯日久的民族，乃是一個合宜的刺激。

數年之間，許多的進化名詞在當時報章雜誌的文字上，就成了諺語式的詞句。無數的人，都採來做自己的和兒輩的名號，由是提醒他們國家與個人在生存競爭中消滅的禍害。向嘗一度聞名的陳炯明以「競存」為號。我有兩個同學名「楊天選」和「孫競存」。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對於中國以進化論為時尚，也是一個證據。我請我二哥替我起個學名的那天早上，我還記得清楚。他只想了一刻，他就說，『「適者生存」中的「適」字怎麼樣？』我表同意；先用來做筆名，最後於一九一〇就用作我的名字。

六

我對於達爾文與斯賓塞兩氏進化假說的一些知識，很容易的與幾個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學說聯了起來。例如

在道家偽書列子所述的下面這個故事中，發現兩千年前有一個一樣年輕，同抱一樣信仰的人，使我的童心歡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而生之？且蚊蚋嚼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食者哉？」』

一九〇六年，我在中國公學同學中，有幾位辦了一個定期刊物，名競爭——達爾文學說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輸於未受教育的民衆，係以白話刊行。我被邀在創刊號撰稿，一年之後，我獨自做編輯。我編輯

這個雜誌的工作不但幫助我啓發運用現行口語爲一種文藝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言語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觀念和思想。在我爲這個雜誌所著的許多論文內，我猛力攻擊人民的迷信，且坦然是主張毀棄神道兼持無神論的。

一九〇八年，我家因營業失敗，經濟大感困難。我於十七歲上，就必需供給我自己讀書，兼供養家中的母親。我有一年多停學，教授初等英文，每日授課五小時，月得修金八十元。一九一〇年，我教了幾個月的國文。

那幾年（一九〇九——一〇）是中國歷史上的黑暗時代，也是我個人歷史上的黑暗時代。革命在好幾省內暴發，每次都歸失敗。中國公學原是革命活動的中心，我在那裏的舊同學中參加此等密謀的實繁有徒，喪失生命的，爲數

也不少，這班政治犯有好些來到上海與我住在一起，我們都是意氣消沉，厭世悲觀的。我們喝酒，作悲觀的詩詞，日夜談論，且往往作沒有輸贏的賭博。我們甚至還請了一位老伶工來教我們唱戲。有一天早上，我作了一首詩，中有這樣的一句：「嚴霜傲弱日」！（此詩嘗試集中查考不出，故擬譯一句，再附英文譯文於下）“How proudly does the wintry frost scorned the powerless rays of the sun, 〇 意氣消沉與執勞任役，驅使我們走入了種種的流浪放蕩，有一個雨夜，我喝酒喝得醺醺大醉，在街上與巡捕角鬥，把我自己弄到監裏去關了一夜。到我次晨回寓，在鏡中看出我臉上的血痕，就記起李白飲酒歌中的這一句：”

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便決心與教書和我的這班朋友脫離。下了一個月的苦工夫，我就前往北京投考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所設的學額。我考試及格，即於七月間放洋赴美。

七

我到美國，滿懷悲觀，但不久便交結了些朋友，對於那個國家和人民都很喜愛。美國人出自天真的樂觀與朝氣給了我很好的印象。在這個地方，似乎無一事一物不能由人類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這種對於人生持有喜氣的眼光의傳染，數年之間，就漸漸治療了我少年老成的態度。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賽時，我坐在那裏以哲學的態度，以球賽時的粗暴及狂叫歡呼爲樂，而這種狂叫歡呼在我

看來，似乎是很不夠大學生的尊嚴。但是到競爭愈漸激烈，我也就開始領悟這種熱心。隨後我偶然回頭，望見白了頭髮的植物學教授勞理先生(Mr. W. W. Rowlee)，誠心誠意的在歡呼狂叫，我覺得如是的自慚，以致我不久也就熱心的陪着衆人歡呼了。

就是在民國初年最黑暗的時期內，我還是想法子打起我的精神。在致一個華友的信裏面，我說道：『除了你我自己灰心失意，以爲無希望外，沒有事情是無希望的』。在我的日記上，我記下些引錄的句子，如引克洛甫(Cloupe)的這一句：『如果希望是麻辟物，恐懼就是作僞者。』又如我自己譯自勃浪甯的這一節詩：

從不轉背而挺身向前，

從不懷疑雲要破裂，

雖合理的弄精，遠理的佔勝，

而從不作迷夢的，

相信我們沉而再升，敗而再戰，睡而再醒。

（胡先生嘗試集中並無此譯詩，故譯其大意，併附原文於後）

One who never turned his back, but marched breast forward,

Never doubted clouds would break,

Never drained, though rights were worsted,

wrong would triumph,

Held we fall to rise, are baffled to fight better, sleep to

wake

一九一四年一月，我寫這一句在我的日記：「我相信我自離開中國後，所學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這種樂觀的

人生哲學了。』一九一五年，我以關於勃浪寧最優的論文得受柯生獎金(Hiram Corson Prize)。我論文的題目是『勃浪寧樂觀主義辨』(In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我想來大半是我漸次改變了的人生觀使我於替他辯護時，以一種誠信的意識來發言。

適 胡
我係以在康奈耳大學做紐約農科學院的學生開始我的
的 大學生涯。我的選擇是根據了當時中國盛行的，謂中國學
信 生須學點有用的技藝，文學哲學是沒有什麼實用的這個信
仰 念。但是也有一個經濟的動機：農科學院當時不收學費，
我心想我或許還能夠把每月的月費省下一部來匯給我的母
親。

農場上的經驗我一點都不曾有過，并且我的心也不在
農業上。一年級的英國文學及德文課程，較之農場實習和

養果學，反使我感覺興趣。躊躇觀望了一年又半，我最後轉入文理科學院，受一次繳納是個學期的學費，於是使我受八個月困境的處分。但是我對於我的新學科覺得更爲自然，從不懊悔這番改變。

● 有一科歐洲哲學史——歸故克萊頓教授(Professor J. E. Creighton)那位恩師主持——領導我以哲學做了主科。我對於英國文學與政治學也深有興趣。康奈耳的哲學院(The 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是唯心論的重鎮。在其領導之下，我讀了古代近代古典派哲學家比較重要的著作。我也讀過晚近唯心論者如布拉特萊(Bradley)鮑森揆(Bosanquet)等的作品，但是他們提出的問題，從未引起我的興趣。

一九一五年，我往哥林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就學於杜威教授(Professor John Dewey)，直至一九一

七年我回國之時爲止，得着杜威的鼓勵，我著成的論文「先秦名學史」。這篇論文，使我把中國古代哲學著作重讀一過，並立下我對於中國思想史的一切研究的基礎。

八

—— 胡適 的 信 仰 ——

我留美的七年間，我有許多課外的活動，影響我的生命和思想，說不定也與我的大學課業一樣。當意氣頹唐的時候，我對於基督教大感興趣，且差不多把聖經讀完。一九一一年夏，我出席於在賓雪凡尼亞 (Ponnsylvania) 普柯諾派恩司 (Pocono Pines) 舉行的中國基督教學生會的大會做來賓時，我幾乎打定主意做了基督徒。

但是我漸漸的與基督教脫離，雖則我對於其發達的歷史會多有習讀。因爲有好久時光我是一個信仰無抵抗主義的信徒。耶蘇降生前五百年，中國哲學家老子曾傳授過上

善若水，水善應萬物而不爭。我早年接受老子的這個教訓，使我大大的愛着登山寶訓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我深為比利時的命運所動，而成了一個確定的無抵抗者。我在康奈耳大同俱樂部 (*Cornell Cosmopolitan Club*) 住了三年，結交了許多各種國籍的熱心朋友。受着像那士密氏 (*George Nasmyth*) 和麥慈 (*John Mez*) 那樣唯心的平和論者的影響，我自己也成了一個熱心的平和論者。大學廢軍聯盟因維臘特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的提議而成立於一九一五年，我是其創辦人之一。

到後來，各國國際政體俱樂部 (*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s*) 成立，我在那士密氏和安格爾 (*Norman Angell*) 的領導之下，做了一個最活動的會員，且曾參加過其起首兩屆的年

會。一九一六年，我以我的論文「國際關係中有代替武力的嗎？」（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得受國際政體俱樂部的獎金，在這篇論文裏面，我闡明依據以法律為有組織的武力建立一個國際聯盟的哲理。

——胡適——
我的平和主義與國際大同主義往往使我陷入十分麻煩的地位。日本由攻擊德國在山東的領土以加入世界大戰時的地位。日本由攻擊德國在山東的領土以加入世界大戰時，向世界宣布說這些領土「終將歸還中國。」我是留美華人中唯一相信這個宣言的人，并以文字辨駁說日本於其所言，說不定是意在必行的。關於這一層，我為許多同輩的學生所嘲笑。及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有名的對華二十一條件，留美學生，人人都贊成即與日本開戰。我寫了一封公開的信給中國留美學生月報，勸告處之以溫和，持之以冷

靜，我爲這封信受了各方面的嚴厲攻擊，且國被斥爲賣國賊。戰爭是因中國接受一部要求而得避免了，但德國在華領土則直至七年之後纔交還中國。

我讀易卜生 (Ibsen)，莫黎 (John Morley) 和赫胥黎諸氏的著作，教我思考誠實與發言誠實的重要。我讀過易卜生所有的戲劇，特別愛着「人民之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莫黎的「論妥協」(On Compromise) 先由我的好友威廉思女士 (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介紹給我，她是一直做了左右我生命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莫黎曾教我「一種主義，如果健全的話，是代表一種較大的便宜的。爲了一時似是而非的便宜而將其放棄，乃是爲小善而犧牲大善。疲弊時代，剝奪高貴的行爲和向上的品，沒有什麼有這樣拿得定的了。」

赫胥黎還更進一步：教授一種理知誠實的方法。他單單是說：『拿也如同可以證明我相信別的東西爲合理的那種種證據來，那麼我就相信人的不朽了。』向我說類比和或能是無用的。我說我相信倒轉平方律時，我是知道我意何所指的，我必不把我的生命和希望放在較弱的信證上。』赫胥黎也曾說過：『一個人生命中最神聖的舉動，就是說出並感覺得『我相信某項某項是真的。』生在世上一切最大的賞，一切最重的罰，都是繫在這個舉動上。』

人生最神聖的責任是努力思想得好 (to think well) 我就是從杜威教授學來的。或思想得不精，或思想而不嚴格的到牠的前因後果，接受現成的，整塊的概念以爲思想的前提，而於不知不覺間受其個人的影響，或多把個人的觀念由造成結果而加以測驗，在理知上都是沒有責任心的。真

理的一切最大的發現，歷史上一切最大的災禍，都有賴於此。

杜威給了我們一種思想的哲學，以思想爲一種藝術，爲一種技術。在思維術(How To Think)和實驗邏輯論文集(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裏面，他制出這項技術。我察出不但於實驗科學上的發明爲然，即於歷史科學上最佳的探討，內容的詳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評等也是如此。在這種種境域內，曾由同是這個技術而得到最佳的結果，這個技術，主體上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設，和上誠懇留意於制裁與證實。這個實驗的思想技術，堪當創造的智力(Creative Intelligence)這個名稱，因其在運用想像機智以尋求證據，做成實驗上，和在自思想有成就的結實所發出滿意的結果上，實實在在是有創造性的。

奇怪之極，這種功利主義的邏輯竟使我變成了一個做歷史探討工作的人。我曾用進化性的去思想，而這種有進化性的思想習慣，就做了我後此在思想史及文學工作上的成功之鑰。尤更奇怪的，這個歷史的思想方法並沒有使我成爲一個守舊的人，而時常是進步的人。例如，我在中國對於文學革命的辨論全是根據無可否認的歷史進化的事實，且一向都非我的對方所能答覆得來的。

九

我母親於一九一八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導我把我在這廣大世界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條第一次列成條文的時機。這個信條係於一九一九年發表在以「不朽」(Immortality, My Religion) 爲題一篇文章裏面。

因爲我在幼童時期讀書得來的學識，我早久就已摒棄

了個人死後生存的觀念了。好多年來，我都是以一種「三不朽」的古說爲滿意，這種古說我是在春秋左氏傳裏面找出來的，傳記裏載賢臣叔孫豹於紀元前五四八年（時孔子還祇有三歲，譯者按即魯襄公二十四年）謂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三者「雖久不忘，此之謂不朽。」這種學說引動我心有如是之甚，以致我每每向我的外國朋友談起，并給了牠一個名字，叫做「三W的不朽主義」（三W即Worth, Work, Words 三字的頭一個字母。）

我母親的逝世使我從新想到這個問題，我就開始覺得三不朽的學說有修正的必要。第一層，其弱點在太過概括一切。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德行功績言語上的成就，其哲理上的智慧能久久不忘的呢？例如哥倫布是可以不朽的了，但是他那些別的水手怎樣呢？那些替他造船或供

給他用具的人，那許多或由作有勇敢的思考，或由在海洋中作有成無成的探險，替他鋪下道路的前導又怎樣呢？簡單的說，一個人應有多大的成就纔可以說不朽呢？

次一層，這個學說對於人類的行爲沒有消極的裁制。美德固是不朽的了，但是惡德又怎樣呢？我們還要再去借重審判日或地獄之火嗎？

我母親的活動，從未超出家庭間瑣屑細事之外，但是她的左右力，能清清楚楚的從來弔祭她的男男女女的臉上看得出來。我檢閱我已死的母親的生平，我追憶我父親個人對她畢生左右的力量，及其對我本身垂久的影響，我遂誠信一切事物都是不朽的。我們所做的一切什麼人，我們所幹的一切什麼事，我們所講的一切什麼話，從在世界上某個地方自有其影響這個意義看來，都是不朽的，這個影

響又將依次在別個地方有其效果，而此事又將繼續入於無限的空間與時間。

正如列勃涅茲(Leibniz)有一次所說，『人人都感覺到，在宇宙中所經歷的一切，以是那目覩一切的人，可以從經歷其他各處的事物，甚至曾經將識別現在的事物中，解識出在時間與空間上已被移動的事物。』我們是看不見一切的，但一切事物都在那裏，達到無窮境無窮期。一個人就是他所吃的東西，也有關連。所以柯達塔的務農者，加利芳尼亞的種菓者，以及千百萬別的糧食供給者的工作，都是生活在他身上。一個人就是他所想的東西，所以凡曾於他有所左右的人——自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孔子以至於他本區教會的牧師和撫育保姆——都是生活在他身上。一個人也就是他所享樂的東西，

所以無數美術家和以技取悅的人，無論現尙生存或久已物故，有名無名，崇高粗俗，都是生活在他身上。諸如此類，以至於無窮。

胡適的信仰——
一千四百年前，有一個人寫了一篇論「神滅」的文章，被認為褻瀆神聖，有如是之甚，以致其君皇勅七十個大儒來相駁難，竟給其駁倒。但是百年後，有一位史家把這篇文章在他的偉大的史籍中紀了一個撮要。又過了九百年。然後有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偶然碰到這個三十五個字的簡單撮要，而這三十五個字，於埋沒了一千四百年之後，突然活了起來，而生活於他的身上，更由他而生活於幾千百個男男女女的身上。

一九一二年，我的母校來了一位英國講師，發表一篇演說，論中國建立共和的不可能。他的演講當時我覺得很

爲不通，但是我以他對於母音 O 的特異的發音方法爲有趣，我就坐在那裏摹擬以自娛。他的演說久已忘記了，但是他對於母音 O 的發音方法，這些年來却總與我不離，說不定現在還在我的幾千百個學生的口上，而從沒有覺察到是由於我對於布蘭特先生 (Mr. J. O. P. Brand) 的惡作劇的摹倣。而布蘭特先生也是從不知道的。

兩千五年前，希馬拉雅山的一個山峽裏死了一個乞丐。他的屍體在路傍已在就腐。來了一個少年王子，看見這個怕人的景象，就從事思考起來。他想到人生及其他一切事物的無常，遂決心脫離家庭，前往曠野中去想出一個自救以救人類的方法。多年後，他從曠野裏出來，做了釋迦佛，而向世界宣布他所找出的拯救的方法。這樣，甚至一個死丐屍體的腐潰，對於創立世界上一個最大的宗教，也

會不知不覺的貢獻了其一部分。

這一個推想的線索引導我信了可以稱爲社會不朽 (Social Immortality) 的宗教，因爲這個推想在大體上全係根據於社會的我的影響，日積月疊而成小我，小我對於其本身是些什麼，對於可以稱社會，人類，或大自在的那個大我有些什麼施爲，都留有一個不抹去的痕記這意思。小我是會要死的，但是他還是繼存活在這個大我身上，這個大我乃是不朽的。他的一切善惡功罪，他的一切言行思想，無論是顯著的或細微的，對的或不對的，有好處或有壞處——樣樣都是生存在其對於大我所產生的影響上。這個大我永遠生存，做了無數小我勝利或失敗的垂久宏大的左證。

● 這個社會不朽的概念，比中國古代三不朽學說更爲滿

意，就在於包含英雄聖賢。也包含賤者微者，包含美德，也包含惡德，包含功績，也包含罪孽。就是這項承認善的不朽，也承認惡的不朽，纔構成這種學說道德上的許可。一個死屍的腐濫可以創立一個宗教，但也可以為患全個大陸。一個酒店侍女偶發的一個議論可以使一個波斯僧侶豁然大悟，但是一個錯誤的政治或社會改造議會却可以引起幾百年的殺人流血，發現一個極微的桿菌，可以福利幾千百萬人，但是一個患癆的人，吐出的一小點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幾世幾代。

人所做的惡事，的確是在他們身後還存在的！就是明白承認行為的結果，纔構成我們道德責任的意識。小我對於較大的社會的我負有鉅大的債項，把他幹的什麼事情，作的什麼事想，做的什麼人物，概行對之負起責任，乃是

他的職份。人類之爲現在的人類，固是由我們祖先的智行愚行所造而成，但是到我們做完了我們們份內時，我們又將由人類將成爲怎麼樣而受裁判了。我們要說，「我們之後是大災大厄」嗎？抑或要說，「我們之後是幸福無疆」嗎？

十

一九二三年，我又得了一個時機把我們信條列成更普通的條文。地質學家丁文江氏所著，在我所主編的一個週報上發表，論「科學與人生觀」的一篇文章，開始了一場差不多延持了一個足年的長期論戰。在中國凡有點地位的思想家，全都曾參與其事。到一九二三年終，由某個善經營的出版家把這論戰的文章收集起來，字數竟達二十五萬。我被請爲這個集子作序。我的序言給這本已卷帙繁重的

文集又加了一萬字，而以我所擬議的「新宇宙觀和新人生觀的輪廓」為結論，不過有些含有敵意的基督教會，却以惡作劇的口吻，稱其為「胡適的新十誡」，我現在為其自有其價值而選錄出來：

1 根據於天文學和物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空間的無限之大。

2 根據於地質學及古生物學的知識，叫人知道時間的無窮之長。

3 根據於一切科學，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萬物的運行變遷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麼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 根據於生物的科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的浪費與慘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

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

5 根據於生物學，生理學，心理學的知識，叫人知道人不過是動物的一種，他和別的動物只有程度的差異，並無種類的區別。

6 根據於生物的科學及人類學，人種學，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及人類社會演進的歷史和演進的原因。

7 根據於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學，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現象都是有因的。

8 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道德禮教是變遷的，而變遷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尋求出來的。

9 根據於新的物理化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物質不是

死的，是活的；不是靜的，是動的。

10 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個人

「小我」——是要死滅的，而人類——「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爲全種萬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個人謀死後的「天堂」「淨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我結論道：『這種新人生觀是建築在二三百年的科學常識之上，一個大假設，我們也許可以給他加上『科學的人生觀』的尊號。但爲避免無謂的爭論起見，我主張叫他做『自然主義的人生觀』』

『在那個自然主義的宇宙裏，在那無窮之大的空間裏，在那無窮之長的時間裏，這個平均高五尺六寸，上壽不過百年的兩手動物！人！真是一個貌乎其小的微生物了。』

在那個自然主義的宇宙裏，天行是有常度的，物變是有自然法則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競爭的慘劇，鞭策着他的一切行爲，——這個兩手動物的自由真是很有限的了。

『然而那個自然主義的宇宙裏的這個渺小的兩手動物却也有他的相當的地位和相當的價值。他用的兩手和一個大腦，居然能作出許多器具，想出許多方法，造成一點文化。他不但馴練了許多禽獸，他還能考究宇宙間的自然法則，利用這些法則來駕馭天行。到現在他居然能制電氣給他趕車，用以太給他送信了。』

『他的智慧的長進就是他的能力的增加；然而智慧的長進却又使他的胸襟擴大，想像力提高。他也曾拜物拜畜生，也曾怕神怕鬼，但他現在漸漸的脫離了這種種幼稚的

時期，他現在漸漸明白：空間之大只增加他對於宇宙的美感；時間之長只使他格外明瞭祖宗創業之艱難；天行之有常，只增加他制裁自然界的能力。

「甚至於因果律之籠罩一切，也並不見得束縛他的自由，因為因果律的作用，一方面使他可以由因求果，由果推因，解釋過去，預測未來；一方面又使他可以運用他的智慧，創造新因以求新果。甚至於生存競爭的觀念也並不見得就使他成爲一個冷酷無情的畜生，也許還可以格外增加他對於同類的同情心，格外使他深信互助的重要，格外使他注重人爲的努力以減免天然競爭的慘酷與浪費。」

總而言之，這個自然主義的人生觀裏，未嘗沒有美，未嘗沒有詩意，未嘗沒有道德的責任，未嘗沒有充分運用「創造的智慧」的機會。」

(完)

H. G. Wells 原著

韋爾斯的信仰

儲安平譯

原文刊於美國出版

Forum 月刊

Aug 1930

韋爾斯的信仰

一

我常常鼓動着我的腦筋，想想看，我能夠在幾千個字裏，將我所信崇的什麼，告訴你多少。因為我的所謂告訴你，那便是指，如告訴你關於我自己以為我是什麼，爲什麼我要生存，我將作出一些什麼，我對於生命的見解是如何，和我覺得世界給予我的意義是什麼等樣的事。這些問題，在以前，在一些討論裏，或著作裏，以及在寂寞的環境裏，尤其是在最寂寞沉默的夜間，我曾經無數次的思考過。但，無論如何，在現在，我將努力的把那些說明出來。

在潑魯文司地方的一個製香料的工廠裏，他們會將一雙盛着香料精液的瓶子給你看。在這隻小小的瓶子裏，他們告訴你，他們曾經凝融了五十多萬的玫瑰花的香液，或無數畝的茉莉花的。在這一篇簡短的文章裏，我也將我在以前的無數的日夜裏所思維的要點，提出來給你。

我將盡我的力量，說得非常簡明，但有時，假若太簡單而致於不大明白時，那你也得予我以原諒。

我想我們最好是先來說一些關於『永生』的話。我將先設下一個問題，來開始我們的譚話。在這兒，我寫下我的意見；而你，則在那裏讀它。我們有各種各種錯綜的靈智，佔有着我們的一切概念。我們心靈上的許多意境，是彼此互相連繫着的。我將在這兒設下一個問題，那是；我們以為怎樣這靈魂就能永久存在？並且我還要特別地將我

自己一向問着自己的問題問你；這現在在你面前和你談着天的韋爾斯，是一個什麼？

現在，你以為我們這小小的討論什麼意思呢？現在呈顯在我們當前的是什麼呢？你是一位某某先生，或是位某某夫人，或者是一位某某女士，而有個人，叫韋爾斯的，則在這張印刷品上和你談着一些什麼？這就是大部分人所謂的『自己明白』的事。這就是所謂事實上之正確的觀照。但這是否都對的呢？現在讓我們來明白地談一下。我將說明我，韋爾斯的一方面的意見，但也可以一樣的適用於你的一方面。

二

這個韋爾斯，生於一八六六年。他奔走東西，做着種

種事情。他的文章在這兒，他的一部分的思想也在這兒，但是你能一定說，韋爾斯所有的一切都存在于這兒嗎？我可以說；他有許多，是隨便在什麼地方，都已不存在的了，都已不復存在的了。那些是已經死了，已經過去了，而且也被遺忘了。他是，通常，正如他的祖父一樣的死去了。

關於這一點，讓我再來稍為詳細地解釋一下。回想到這個人的孩童時代，我將告訴你一件意外發生的事情。在一八六七年上，他是一個小而惹氣的小孩。他對於一切事件的感覺，都非常尖銳靈捷，並且自己以為自己了不得。有一天，他遇到一件非凡可怕的險事，這幾乎使他葬送了他的生命。他睡在一張沙發上，而又在沙發上嬉戲了起來，終於，跌了下來了。這一定應該會使他感覺到一種恐懼的，而他又跌倒在一隻玻璃瓶上。瓶子碎了，他臉上非常

可怕地爲玻璃碎片所割碎。現在，也還仍然有着一個疤痕留在眼睛上，無疑的，他受了傷，於是開始調治起來。醫生來將他的裂痕縫好。

這是多可怕，多可驚的一件事！是的，但是我現在，對於這件事，還留下什麼記憶呢？一些也沒有，除了我母親所告訴我的之外，我什麼都不知道。一切恐怖的感覺，現在完全消逝了。這樣，我能夠說，這一歲大的韋爾斯在這兒嗎？也許，你會說：『當然，他在這兒。』疤痕還在那裏。並且倘使這僅僅十二個月大的小孩，不存在，怎樣會有這位作家存在於現在呢？

但是且慢一些。我那祖父，他是一個園丁，一個很能灌護玫瑰花的園丁。當在喬治第三的統治快要崩潰的那年代的有一天，他立在潘秀司脫的花園裏的太陽光下，醫接

着一顆玫瑰花。我明白得這件事，正如我也完全明白得我自己在一八六七年從沙發上跌下來的那一件事一樣。並且，我也知道，倘使我的祖父不存在於那時，這作家也不能存在於現在。我的鼻子和眼睛也將決不會像我的形狀和顏色一樣。同樣，倘使小孩時代的韋爾斯存在於這兒，他的祖父也存在於這兒；或者一個人是死了，或被遺忘了，則他人也一樣。那身體上的繼續生活下去彼此是相同，那被人所遺忘也正相同。

因此，現在在寫着一些什麼的韋爾斯，不是全部的韋爾斯，這一點，在我的觀念中是很佔重要的。這不僅是說，現在在說着話的我，不是一八六七年的小孩子的我，並且也就是說，現在的我，也不是一八八六年的二十歲時候的脾氣惡劣的我。他是永在那他自己所以爲是一種不公平

的「讓步競賽」中奮鬥着，談着，和寫着的。我有他的照相，也藏着着他的著作。但是講到生命的一點上，我不承認現在的我就是他。我和他之完全相隔離，正如我和我祖父之相隔離了的是一樣。而在另一方面，我又和我的一個兒子開始了合作。我們同有許多見解，有許多相同相似的地方。我覺得，現在，我和他，我的兒子，比和一八八六年的年青的韋爾斯，甚至於一八九六年的韋爾斯，在那照相上，旁邊立着一個掃地的人，和一個老兵，在一條小徑上騎着腳踏車的，還密切得多。

但現在，讓我們談到那問題的另一方面去；現在正和你談論着的這一個「思想之行列」。有些東西，比由我看來已是大部分死去了的韋爾斯要少得多，但同時，則有許多東西也多得多。你同我，現在正是在談論着一些關於我自

己的永生的事情。但這並不是韋爾斯有意去找着這一個題目，而是這一個題目來找到了韋爾斯的。他聽見許多人在談到這個題目，而且也常常在書報上讀到。在五千年前死了的埃及人，他們的姓名，面貌，風俗，及罪惡，完全被遺忘了的；他們也曾談到過這，柏拉圖，釋迦牟尼，孔子，聖保羅等，他們都曾談到這個問題過。這一種問題在我們的生活裏，正如我們身體一樣的永久存在下去我們可以將這事很流利的來討論。這像穿過了三稜鏡的光，炫耀而曲奧；而我們，便是一面三稜鏡。思想在我們未生之前就有了，同時，即使我們死了以後，它也仍然的存在下去。

現在，這兒有着極重要的幾點，我將說給你聽。這也許可以使你對於事實更易了解一些，也許使你更加變糊塗一些。但在先，我們得弄明白我所說給你聽的是些什麼意

思。在這兒，我所說的這個正和你說着一些什麼的韋爾斯，和實行到永生的事，已相去甚遠，因為大部的他，已消逝了，在過去。這自然不能以你的情形來相提證論。但除了這個韋爾斯之外，却還有一些東西存在着，那便是一種連續不斷的思想。這種連續不斷的思想，已經存在了無數千年，並且，據我所知，將在這一個人的腦海裏傳襲下去，而永不滅亡。我們是一些也許抱了永生的希冀而終不免於死的人。我們不僅僅是我們自己一個人而已，同時我們也是人類思想行程中的一個分子。

我希望我已將我這意思說得很明白了，也許你不會和我的意見完全同意，但我希望你能懂得我的意思，因為這樣，我可以繼續說到我的信仰中的其次的觀點。

三

那第二個最重要的問題，而爲幾多世紀以來的人們所引爲爭辯並困惱着的，那便是什麼是一個「個體」的問題。這一個問題和所謂「永生」的一個題目上，是有着很相切的關連。「個體」之影響於「種族」是怎樣，「局部」之影響到「全體」是怎樣，「一個」之影響於「許多」是怎樣，以及他或她和他或她所製造出來的東西或幹出來的的事的全部的關係又怎樣；如柏拉圖會話中的大部份，那便是包括了對於這種問題的實際的考論。

我承認，大部分的人，對於這種問題，感到憤怒，厭惡，和無意義，對於一切事物之如何或好壞，他們將完全茫然。他們覺得他們僅僅是一個「個體」，以外便沒有什麼。他們將說，他們不願使自己的頭腦爲了些雜事而煩惱，擾亂。的確有一部分，現在正生活着的人，極力想去避

免爲一切雜事所囂煩。但，就是這種人，大部分，倘使他開始來讀我這篇文章的，必定會讀了沒多一回便會停止下來的。不過，無論如何，這些問題之中，有許多的確是很有意義的，並且有幾個對我們，成爲這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事實是這樣，假如我不先討論這些，我將無從說明我所信仰的是什麼。

我想，什麼是一個「個體」這個問題的最簡便的回答，可以如此說，那是想遠脫地球上的一切而生存着的「生物」。那在使自己生得或呈顯得特殊地而與衆相別着的一種「個體」；在或一個時期內生活着，和宇宙一切完全相背，一直到他生活告終了的一天爲止。但是這是一件事實上做得到的事情嗎？倘使你考察那生物學或近世心理學，那你便會知道，一件件新奇的事實侵襲了過來，而會將你

對於堅決純然的「個體」觀念，逐漸地軟弱和毀滅下去的。

我們先考察考察生物學家所說的。他將承認那人，貓，狗等，都是很「個體化」的生物。他也會說，他們是非常強烈地有着「個體性」的。但當你問他；是不是一切生物都如此？他必定會很斷然的說：「否」。他會告訴你，大部分的植物，看上去好像比他們實際上「個體化」得多。你可以將一株植物，分開了，變成好幾株植物。然而那些分開來的是新的另外的一種了呢，還是舊的支分出來的呢？你或者可以將兩種不同的植物接在一塊，而那接成的植物是什麼？是另外的一種新的呢，還是一種舊的或兩種舊的的傳遺呢？樹木，看起來，像比實際上還各自的分開着，有如山一樣。這不過是我們腦海中以爲他們分開着而已。我們講到 Jungfrun 或者 Wetterhorn，好像如金字塔

一樣的獨樹着，但實際上，那也不過是一些普通山脈的山峯而已。

這不單是樹木，就是一切蔬菜，也都各自個別着的。生物學家將告訴你，無數的低級動物，常常會有時兩個併到一塊來，便變成了一個，有時則一個分成爲幾個的。倘使高等動物也能如低級動物一樣，則 Mr. Lloyd George 和 Mr. Winston Churchill 會分開來，分成一打或許多的 Winston Churchill，而寫他的著作，畫他的圖畫，組織那政府，指揮那海陸軍，以及將他一切的天才發揮到極點：我真怕他會這樣。

但是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一切高等動物，都失去了併合，分開，和散佈他們自己的能力。他們是非常各自『個體化』着的，他說：他們合成爲一『個體』，他們背離了

宇宙一切而成爲了他們各個的目的自己，使別個生物無能插足。這種個別的特性，在生物當中，實在是一種例外，而非常理；更不是普通一般生活的方法。

但是雖然據生物學家說我們已成爲非常的『個別』了，而我們這生物的『種』却還未能完全成爲『個別』的。

他可以告訴你許多稀奇的情態，當羊子，貓，狗，蜜蜂等，在生的時候，有時是一身兩頭，或兩身一頭。當他們有兩個頭，那末，那一個是本來的『個體』呢？而他可以告訴你，使你明白，在我們身體上有許多部分，我們自己是不知道的。我們不知道我們身體內部是怎樣，當我們在研究之前，除非麻煩的事情，已發生了出來，我們不知道內部發生了什麼作用和變化。我們特別所指出來的這個『個體性』，在實際上，並不是包括到我們身體之內部的。

倘使你能夠一直讓那生物學家繼續講下去，他會告訴你，在我們的血管裏，有着無數百萬的小東西，如那些在顯微鏡下才可以看出的最小最低級的動物。這種小生物在我們身體裏走動着，就如人們在城裏的街市上房屋裏走動着一樣。這種小生物，這就原子，可以殺滅許多疾病的虫子，運用食料和空氣，以及做許多許多職務。他們雖然祇有一分鐘的生命，然而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一鐘的『個體性』。我們有這百萬的一分鐘生命的生物，就如都會裏有百萬的我們一樣。那裏有許多種，許多級的『個體』。這不像許多人所臆料的那樣簡單。

現在，我們從近代的生物學家轉到近代的心理學家的一方面來，我們仍然可以得到許多關涉到這種『個體性』的重要的啓示。那些，在初看上去好像是很簡單似的。他

告訴我們腦筋自身之破裂與衝突。我不知道你有否讀過所謂『分裂人性』沒有，那真是非常的奇怪。那種事情雖少，然而却有。那是有一種人忽而突然會背叛了他自己，他自己那『個體』將成爲了另一個人。這種事件，有時是在實行催眠術下，或有時則在癲狂了時發生的。

但也有時，既不受催眠，又不瘋癲，也會遇着的。在同一腦部和同一身體上，常常在起初是一種，而及後又是另一種的個性來宰治了你。也許你曾讀過司蒂芬生的一篇就是寫這種人的小說過——那篇叫『Dr. Fekyl and Mr. Hyde』的。他將那種意狀在那奇怪的，幻想的形式下描

寫了出來，並且歸諉這轉變到藥的一點上。其實，這與藥力並沒有什麼關係。我們之中必定有一部分正將發生這種變化作用。而在這時候，我們能夠知道，我們將有一位好

的自己或壞的自己東西臨到呢？

四

我已將關於那些生物學家及心理學家所說的縮短了。我想我已經說得很夠，將我自己的意見指示給你：就是所謂我這章爾斯實在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分開的，個別的人，那不過是我們自己的習慣了的腦筋所以會如此的而已。也許我的『個體』，我的『個性』，表面上觀察和實際上並不相同。也許這是——我將怎樣來說明白他呢，——一個生物學家所舉的簡明的例子？

假若我有時間，我會尋找出一大些事實，來充實我這信仰，去解釋出『個體』之怎樣在進化的行程中長生起來，以及怎樣每一個『個體』成爲『自然』的嘗試品，去試

驗出那種種的品質上的區別。在 Julian Huxley 和我的兒子 C. F. Wells 討論的時候，我曾想將這些事實整理出來，寫一本書叫『生命的科學』。（本叢書第四種，即此書之縮影。編者按）但是我們這種了不得的嘗試，要使我們寫出一本極厚極厚的書來，所以在這兒我祇能關於這個論點略略地說明一些，而詳細的却沒有充分的時間。

現在，我們再向這個問題之另一方面轉去，那就是：

『我是什麼？』和『你是什麼？』

讓我們先想一想，你覺得你和你自己是如何的不矛盾？好，讓我來告訴你，對於韋爾斯，我的概念是什麼？我已經說過，韋爾斯有許多部分已經死去了，並且我也曾說過，現在我和你談着的這『思想』，那有許多地方已比韋爾斯多了一些什麼了。

當我在內省的時候，我非常清爽地覺得，我和這吃着，睡着，和在這世上奔跑的個體韋爾斯，有許多地方不同了。我覺得，我之連繫着他，正如一隻船之連繫在一個浮筒上面一樣。並且，我會用過他的聲音，眼睛，並且體受到了一切他身體上曾經受過的苦楚和疾病。他是我的喉口和在地球上的窗子。我曾在他的腦部裏思維過，並且他的記憶是我唯一的文化之章。要是沒有他，我能思考，感覺，和動作，正如一個獨存的『個體』樣的事，我很懷疑。但我祇是覺得我並不是他。

我對於他感到極大的興趣，我將盡我的力量記牢了他，並且我常常留心，不使他變成憤怒，呆笨，和怠惰。他爲我所愛護和勉勵。我常常歡喜說他的好和有價值，正如我愛說我的汽車好是一樣。但有些時候，我願意忘了他！

天啊，我怎樣的祈禱着嚙。在有些時候，他在什麼地方都顯出呆笨和醜陋。他的嗜好和慾望，簡直令人生怕。他開始呈露了衰落的徵象。他的文化之章整列得很好，並且腦部的細胞也在咽喉口流動得很快。但他是我所以能夠和世界接觸的一切動力。要是他毀滅了，我也永久的靜默了。

這種自我的轉變本來無所謂，大部分的人都有這種經歷。當我們在少年時候，我們自己和自己完全相同。這也許是一種生物學上的必要現象。但是當我們長老了，如到我的年紀左右，那蛻化的範圍便擴大了。觀乎那人種上的過去歷史，我們可以找到蛻變的痕跡。他們常將這些叫做「靈魂」，那身體上的另一部分。但這不是我所譚的最重要的一點。

我所談的這個韋爾斯，他的『精神底』，正如他的『

物質底」一樣。他是一個完全個體化和愛自我主張的人。當我讀到聖保羅所說的舊亞丹新亞丹的時候，覺得他好像說了些關涉到肉體和靈魂的比普通一般意見更切實的話。當他喊着：「誰能將我從死中解救出來？」的話，我覺得他非常的透悟。對於這一種呼喊，我是多麼熱心的同情着呀。正就是我思想的一種的，並且是全部思想行程中的一局部的我的感覺，呈現出了自己的紛亂，正如有一些年青的人，困亂在他們的早期發育和過度自誇裏面一樣。

但我相信，我現在在這裏說的，決不是一種如一個信正統教（Orthodox）的教徒所有的那種態度。那些信正統教的教徒是承認我們自己是永久不變的。Mr. Gilbert Chesterton 他會告訴你這些。我所信崇的觀念，差不多有近乎『史多一克主義』（Stoicism）為西歷紀元前三〇八年希臘學

者所創的一種學說，以不爲生活的苦痛或快樂所誘動，而以淡泊處世爲主義的——譯者——真的，這種『史多一克主義』却成爲了近代生物學上的一種解說，至少，我不相信這個韋爾斯或者他的人性是永久不滅的，但，我相信，那思想的，知識間的行程，在那裏，我你都是其中的一份子的，是永久繼續下去而有力去存在着的，我相信，那『人類』是永恆的，但不是『人們。』

五

現在，你明白了我所抱的觀念是什麼了。人類，我以爲他比一切『個體生命』還重要。但我這觀念，並不是一時情感衝動的結果，而是爲一種生物學上的及精神學上的很嚴正正確的陳述。我們的『個體性』，不過是一種先天

的意念，在那裏，當我們更有了些理性之後，我們會脫走出來。並且，爲了我們要更成爲理知些，我們必須從那種意念下脫走出來。因爲學問之進展，使他們更加明顯地和那每個『個體』在年齡，老弱，和死亡等上的失敗相折衝。『個別生存』不過是一種生物學上的事，在進化的立論上，他將崩潰。在人種的永存的靈魂上，一種比我們自己還重要的一些自覺，成爲了支配我們生活的中心。

倘使我要是有功夫和有那種宏博的學識，我想我會揮發明白關於這人種的永恆的靈魂的意見的；——在那裏，我們自己的生活就如閃逝過的思想一樣——如孔子所謂的『至聖』，聖保兒說的『新亞丹』，以及史多一克派倫理學，和近代論調中所聽到的如『超人』，『卓人』等。但我現在却不能發揮到那些題目上去。

但是倘使我能夠說一句，或者你從我這觀念中找出了一些我的態度，那末我將說：我們『自己』之對於那『偉大的作用』之降就，並不是說掩埋了我們自己所有的一切特殊的天才；我們儘可以將自己發揮到極頂，我們可以儘我們的才能施展出來。將我們所有的才幹和爲人類造福的天質隱藏起來，那是一個罪惡。

你也不要以爲你自己對於使人類永存下去的那行爲或意志之遷就，就是將你小小的自己遷就到那些和你自己一樣狹小的旁人，因爲，其他旁人，他們也是將他們自己獻身於這生命及才力上去的。我不相信，一個人犧牲了他自己的一些意志或貢獻出他自己的一些些學術，便將使大多數人得到非常的幸福；我不是這種無意識的主張德謨克來西者這個世界及這世界之未來，那些庸儒之人，也並不見

得會比那些自私之人得意些。這個世界不是爲了大衆而却是爲了少數的優勝者的。世界在無限止的進化中，今日之優者，一到明日，他便將被視爲一個很普通的人了。

倘使我是一個贊成社會平等的人，這並不是說我將給那些愚庸之輩以一些好的生活，那是因爲我想造成機會的均等，不使一些有用的人，失去其『作爲』之機會。倘使我希望有經濟的革變，那是因爲現存的制度，掩遮了，養成了一大筆浪費的費用。倘使我反對國家主義和戰爭，那不僅僅是因爲戰爭能浪費去無數的精力，而是因爲它包藏了許多苛政和酷法，以及在國旗上，制服上，軍隊上的附征；而那些却養活了一羣非凡暴厲而沒有知識的暴漢和消費者；他們將我們的生活放在一種愚人的地位上。軍國主義和戰爭，那是孩稚氣的事。那些應該成爲了過去了的事

了，成爲了已死去了的東西了。實際上，我的這個意見，簡直就是很公開的在謀圖消滅這些無益的，罪惡的事件——愛國心和戰爭。我們要將一切帝國打倒，而祇是建設一個『人類的帝國』。

而同時，很自然地，我們將昌明我們的科學。在科學的世界裏，我發覺，我的這種公正的信仰，可以穿過那純然是一種『人類底活動』的階段而卒底於成。我覺得祇有這，能使無論那種種族或顏色的人類，可以合作起來，而充實人類的知識，文化，我們都可以做『科學』的自由州下的公民。但我們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生活却仍然爲科學精神所支配，仍然將不脫傳留下來的『傳統主義』的弱點和病態。

在我的稿紙上的空白，差不多完全寫滿了。我允許告

訴的信仰，我已經告訴你了。我希望我能使你感到興奮，而不希望使你感到不高興。這就是說明白了我的怎樣生活着，這就是說明白了我的怎樣得到一個中心思想，主宰了我早年的貪慾，恐懼，情感，和空虛；並且解脫了我自己對於死之恐怖。

這是生活裏的一個很好的片斷。就如一個日規計算着太陽的時間一樣，使你知道了你自己的生活。在一生裏，那裏有無數的見解；但有一種，我們將不會有：我們將不會知道我們是死了的。我這種『觀』，我可以告訴你，並不是一種愉快的『觀』。我覺得這一個很好使你去努力的信條。我希望你，人類中另一碎片的你，能告訴我你對於這些，感到的什麼？

(完)

——書 叢 角 ——

A. Einstein 原著

愛因斯坦的信仰

王君綱譯

原文刊於美國出版

Forum月刊

Sep. 1930

愛因斯坦的信仰

吾們在世界上的位置，是很奇突的。每個人到世界上來，僅作短時期的勾留，不知道爲些什麼，但是似乎有一個尊貴的目的在內。

從日常的生活看來，我們知道了一樁事：就是我們是爲了他人而來。吾們的快樂，築在他人的笑顏上，我們也同情于許多無限量數的命運。我常常自己覺得，我自己的內外生命，何等依賴着一般活着和死去的人們的工作，因此，我應該很熱烈的表現我自己，把我所愛的給人們。我平和的心境，常因那苦惱意見，就是借重旁人工作太多了，而騷擾。

由哲學的眼光看來：我不相信，我們有些微的自由，

因爲我們的行爲，不但是因了外面的壓迫，也是受了那內心的驅使。叔本華說：「一個人可以做他所要做的，但是他不知道他所要做的是什麼。」這層意思，使我在童時，就受了影響；以後我覺着了生命的困難，使我更受了安慰。這信條是無窮的教人寬容，不許我們看自己和旁人太嚴厲，我們要帶一些談諧。

從客觀方面，由我看來：無限的考量一人生存的理由，和人生的意義，是很膚淺的。但是每人有他的理想，來引導他們的精神，做他們的標準。至於顯耀在我前面的是：真，善，美三字。他們使我生活。我也從沒有把安樂做我的目標，因爲耽於安樂，不是高尚的人生哲學。

假如我不和我同道，來研究那在美術和科學上以前所未發現的東西，我的生命，將覺着空虛。從幼年時代，我

就詈罵着那些平庸的浮語，對人類的志向，加以限制。至於財產，外表的成功，盛名和富華，都是我所藐視的。我相信，簡單和不矯作的生活，最適宜于任何個人的身心。

我在社會正直的社交上的責任的熱情興趣，常常和那奇特的品性，去少和外界男女接觸的希望，站在反對方面。我是單獨駕駛的匹馬，不作那聯合的團體工作。我從未盡心的屬於那一國家，那一省分，和那週圍的朋友，甚至于我自己的家庭。這些桎梏，和那不實的隔離相合。而我願意和那些桎梏脫離，也正與年俱增。

這種孤獨，有時很苦惱；但我並不反悔。因了和他人的同情和諒解的分離，我因此孤獨。但是同時我不受他人習慣意義的束縛，而我平和的心境，不再受那變動的環境而轉移。

我政治上的理想，是德謨克拉西。每人應受尊視，有個人的名分。我的出乎意料的坐享盛名，是我命運的磨難。這些他人的諂媚，也許是一般人，明瞭我和旁人，所成就的理想所致。

我很知道，要成功一椿安排下的目的，必須有一個人思想，指揮和自責。但是被導者，不應該受驅使，他們應該有選擇他們自己領袖的權利。據我看來：社會階級的分析，是虛偽的；他們把分析，放在權力上。我相信，失敗跟着了每次的暴橫的獨裁制，因了那暴橫，吸引了一般道德卑微者。時間曾這樣的告訴我們，在克暴的君王以後，總有刁徒承繼着。

因此我常常反對，在俄意所行的政體。歐洲民主政體的失敗，不在民主政體本身，却在各政黨和各領袖的錯誤

。美國他們有正實的意見，他們選擇了總統，給他時間權力，去處理一切。德國政府的注意人民疾病，和失業，也是我所喜歡的。在我們繁忙的生命中，有價值的，不是國家，却在創造和感動個性。從個性上，發出了尊貴的高超，當時那羣衆的思想，依舊遲鈍着。

因了這個題目，我深恨那軍閥制度。他們享用着軍士步伐的樂調。但是在我藐視之下，他們有的大腦是錯了，脊柱已足夠了，戰爭是低微而可輕視的，我情願被打成碎片，却不願去參加牠。本來，這種在人道上的污點，應該毫無疑義的拭去了。假如那國家的意義，在學校中，出版物，商業政治上，不如如此的腐敗，也許這污點，照着人類的本性，揩去已好久的了。

我們最能經驗的，是神秘。這是許多真實的文學和科

學的源流。假如他不能有奇異疑惑的思想，他和死的一般，他的眼睛是閉着的了。生命的神秘，內視，和恐懼，造成了宗教，似此去尋求那我們所難曉的真實。他的最高的智識，和顯現的美感，我們僅能療解其淺的方面，這種宗教，是在正實的中間。在這種意見起來，僅是在這種意見下，我是屬於熱誠的宗教信仰者了。

我不能意想到上帝，和我們一樣要來賞罰他自己的人，上帝不過是人類的反映。我也不相信，我們人類身體死了，再有生存的希望，也許柔弱的人，因了怕懼和可笑的自私主義，要這樣想。我很滿足的去靜觀那自悟生活的神秘，把他保持到不朽。同時反想那宇宙組織的奇妙；那宇宙，我們不能完全知道，只能謙遜的去知道，那自然所表現出來的智識的一小部分。

John Dewey 原著

杜威的信仰

向真譯

原文刊於美國出版

Forma 月刊 Oct. 1930

杜威的信仰

信仰一事，向認為是承受一組有定數的理知的教條，幾於普遍一致；所謂承受，係根據於權力——尤以天上啓示的權力為最。其意蓋為奉守一種有規定的條文的信條。是我們教會裏天天有得念誦的。晚近有了一種信仰的概念發展出來。這是由美國某思想家的文字中所提出的：『信仰為對於動作的傾向。』照這樣的一種見解來說，信仰就是成文信條的印版與努力奮勉的激勵。由一種信仰的概念改為別種概念，係標示一番深澈的變革。奉守隨便一組以一種特殊權力為根基的學說義理，是即表示對於經驗，在其前進的舉動上，不信其有供給所需的信念原則與動作原則的力量。而依新意義解釋的信仰，則表示經驗本身為唯

一 主要的權力。

這樣的一種信仰，內中具有一種哲學的各項成份。因為具有兩種含義，即經驗的歷程與材料給生命以扶持，其可能性遂供備節制行為的各種目的及理想。到這些含義都已弄得明白，便生出一種範圍確定的哲學。我在這裏並沒有想闡明這樣一種哲學的立意，而是想把一種根據知識行為上的經驗，以為主要權力的哲學，在文明的現代狀態中，有些什麼意思，對於所思所行，有些什麼反響，將其標示出來。因為這樣的一種信仰，現時既未嘗綱舉目張，也不會衆信共仰。即使有的話，亦不過是常識的一部份，未見得是一種哲學。

其實，這是與人類所由教化的因襲的全般趨勢相反對的。在大體上，經驗與生命能自行節制，兼能自行供備指

導激勵的方法之說，曾經遭受否認。除間或有一番抗議外，歷史的哲學都成了超經驗的哲學。

哲學的這一項的特色，對於以勢力凌駕一切的道德法則與宗教信念爲曾求助於超乎經驗或經驗以外的東西，這番事實乃是一個反應。經驗是會被拿來與某種認爲更爲扼要，價值更高的東西相比較，而受過有系統的毀貶的。實際所生活的生命，會被視爲是對於其自身以外或其身後的某種事物的預備。又會被認爲無法律，無意義，無價值，祇是用以驗證其自身以外的真實。一向流行的信條，係建築在對於經驗的混擾不確，懸擬有逃避必要的基礎上。生命曾被認爲除非能使其表明其身內確保有一較高的真實性，乃是有害的，無希望的。逃避哲學也做了賠償經驗世界的禍患災害的哲學。

經驗的可能性倘若有了認真的探發和開拓，將有怎麼一回事發生，人類罕有稽詢過。科學上已幹過不少的探發，政治上，商業上，娛樂上，也已幹過不少發狂般的開拓。但是這種注意祇可說是偶然的，與明白昭彰支配一切的信念體系作對的，并非相信經驗有力量供給有組織力的原則，與有指導力的目的的產物。宗教都是飽含了超自然的——超自然治洽表示在經驗以外的東西。道德法則曾與這種宗教的超自然主義聯成了一致，更從其中以尋求其根基與認許。對照這些深深蘊藏於全部西方文化中的觀念，使信仰經驗的哲學，得了一個深切確定的意義。

人們往時為什麼仰賴於超乎經驗和經驗以外的哲學呢？現在為什麼又認為可以打斷這番依賴的念頭呢？對於

頭一問題的回答，自然無疑的是說人們所曾有過的經驗，以及他們隨便在合理範圍內所能預料到的，沒有能供給自爲節制的方法的表徵。經驗立下了所不肯履行的許約；覺醒了志願而祇加以挫折；造成了希望而又加以撲滅；激起了理想而於其實現又不加問聞且持敵視態度。力不足以對付經驗弄出的亂子及過惡的人，對於經驗之能產生有作權據的指導，自然就失了自身行徑的技藝，逃避的哲學宗教以及慰藉的報償，自然便應運而生了。

擬料這種事態業已變更，并且現在對於經驗本身已可置信，有些什麼根據呢？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爲一種經驗哲學的內容。現在經驗中有幾種特色，爲往昔佔勢力的信仰發達時所未知所未有的。經驗現在握有發明與試驗的科學方法，以爲其自身的一部；由創造技術工藝——即整

理應用各種物體的人身的狀況與精力的技藝——的權力而得以顯著。這些新獲有給經驗及有含蓄力以激進的新意義，謂自十七世紀以來，科學曾把我們對於身外自然界的信念加以變革，且正在開始變革對於人的信念；乃是一種老僧常談。

當吾人心智注意到這種非常的變更上時，多半會想到在天文物理化學生物學心理學人類學等類的題材上所有的變化。但是改變雖然巨大，與方法上所有的改變比較起來，却就相形見絀了。後一種改變就是信念內容上變革的作成者。況且這些新方法對於我們理智的態度及其相附的氣質也連帶起了一番急劇的改變。我們所謂的科學方法，為我們現代人物（而一個人不僅僅因為生於一千九百三〇年就是現代的）做了揭露生存真實性的惟一可靠的工具。這

個方法就是顯示的惟一可靠的款式。有了一個用處不能有限度的新方法，即表示對於經驗的性質及可能性有一個新觀念，即輸入一個信任，制裁和安全的新氣質。

知識的改變，以其創造將自然力移轉方向并加以運用的技藝，在我們所謂的工業革命中，自有其明白而合實用的配合。工藝當然是包括火車，輪船，汽車，飛機，電報，電話，無線電，印刷機等等在內。但是也包括醫學衛生上的新進展，保險在其各分支上與在其含蓄力上（縱非實現上）的功能，教育上有激進性的新方法，及人類關係中的其他款式的。「工藝」即表示一切敏智的技術，人與自然力由之而移轉方向，且用以滿足人類的需要；不能限於少數外表的，比較有機械性的形式。儘管有這種種的可能性，經驗的因襲概念終是陳廢的。

種種不同的學說曾表述過這些新運動的某個某個局勢，而多少得到成功。但是並沒有作成男女有長久性的習慣，與有控制力的眼光。對於這件事實是有兩個大徵象和試驗的。在科學與工業中，常變的事實大致得到公認。道德宗教及綱舉目張的哲學信條，則都是以固定不變這個觀念為根據的。在人類歷史中，改變一事嘗為人所畏懼，嘗被視為腐化墮落的來源，常被當作擾攘紛亂無秩序無政府的起因，而遭反對。

求助於經驗以外的東西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以經驗常如是之起伏不定，以致人們須從經驗以外去求安定和平。直至十七世紀，自然科學都是同信不易的地位，優於變易的地位，并以發現恆久和不變為其理想的。現時勢力卓越的哲學，無論是唯物論的或唯心論的，都同受此項見

解以爲其基礎。

在對於固定不易的這種附麗中，科學哲學兩者都是與普遍透澈信服宗教道德有所互應的。無恆久性意思，是不安全；恆久就是在生存的轉變中，保持支持的唯一根據。基督教提出了一個絕對的，不變的上帝和真理的固定啓示；而這啓示更推廣擴大而成了一組有定數的規條和目的，以作生命方向的轉移。以此「道德」就被看作一種法典，到處如是，時時如是。善良的生活，就是固定奉守固定原則的生活。

與這種種的信念比對起來，自然科學各部門中的特著的事實，就是以生存係在進行中，改變中。不過，動作與改變的觀念，在自然科學中雖已相安無事，而於一般的心

理就其觀察宗教，道德，經濟，政治這幾件事上，都比較很少影響。在這幾種境域內，我們尚被懸擬爲係就紛亂擾攘與固定不易兩者之間，而從事選擇。基督教假定作了不可變的宗教，耶穌假定作了神人完全不變的形體表現。我們現在的經濟制度，也假定在原則上至少爲表露一些不可變的東西，一些耐久的東西——并附帶希望在細節上有一些進步。更假定在實際狀況上雖有顯明的起伏不定，中古時代歐洲所發達的婚姻家庭制度，便是最終而不變的話。

這些舉例提出暗示，到了固定的理想存續於一個動的世界中的程度。一門經驗的哲學對於社會與道德的存在，亦如物體的存在，是常在連續不斷的，即使是隱暗的，改變狀態之中。這番事實，將盡其所有的價值加以承認。對於那必可免的變化的事實，并不想盡行包羅，對於將有發

生的改變的程度，也不欲作下固定界限的企圖。對於想從一些固定的東西中，得到安全及歸着處的徒勞無益的努力，則將拿決定繼續進行着的變更的性質，并在與我們最有關係的事件中，給相當敏智的指示的努力來代替。這種努力并不是要其對關係社會變更這樣明智的急切移轉方向，懷有烏托邦式的意見，而是使其信仰可慢慢的著效。至於人對於業已在物體工藝境內著有成效的變革，覺察充分有所蓄收的程度。

凡固定的思想得勢之處，包容一切的合一思想也就得勢，流行的人生哲學充滿了得到這樣一個包羅萬有的合一的願望，正式的哲學則會專用以求在理知上達到這個願望。試把對於人生意義與宇宙目的的尋求，在流行的思想中所佔的地位考慮一下。單求一個要領和一個目的，或依着

他們和人志願因襲而自行構成一個觀念，又或因找不到這樣單純的合一，便灰心斷念，并下結論，謂生命的任何事跡中，都沒有真正的意義和價值。

不過其他各方也不是罄盡無遺的。全無意義與單獨一個包羅萬有的意義，是不必去決定的。我們當前的情況之中，有若干的意義，有若干的目的——可以說，一個情狀有一個。每一個對於意義都自有其對付的手段，并各自呈現其含蓄的價值。

如果多數互相關連的意義及目的的意思，替換了一個意義一個目的的意思，我以為就是開始想像生命中所要有的改變都做不到。尋求單獨的包括一切的好處一定是要失敗的。像人生這樣的幸福，是能以盡我們的全力以努力向經驗每一個變更中的情況，取出其十全十足，獨一無二的

意義而得到的。信仰在變化多端的經驗種種色色的可能性上，是隨伴得有不斷發現，不斷長進的快樂的。這樣的一種快樂是甚至在困亂失敗中，凡是人生經驗當作對於將用以爲較完滿較顯著的時候，都是可以有的。相信一個獨一的目的使思想混亂，精神耗散，此項精力，如果世界係受了指引，朝向可達到的目的，會助其更臻佳善。

我叙說了一個普通的原則，因爲我認爲哲學并不單是列舉相信某個某個的項目。然而這個原則是惟有在對於實際問題的運用上，纔可得到確定的。宗教怎樣呢？不承認經驗以外的東西也強人拋棄一切宗教嗎？對於基督教過去曾與之發生關連的那種超自然主義，固定義理，嚴格制度，一定是強其解脫的。但是我們研究人性和歷史，得知宗

教的理知的內容，於得了明白以後，向來都是最後適應科學的及社會的狀況。用某個意義來說，宗教是寄生於這些狀況上的。

爲了這個緣故，我並不以爲關心於宗教態度的將來的人，對於科學與傳統學說的衝突，應自找麻煩——雖然我對於把宗教與特別的一組信念認作二而一的根本論者和自由論者，能了解他們的左右爲難。涉及宗教的將來，我以爲是應另取一個不同的方向的。宗教在適應於智識對教會教理所發生分崩離折的影響後，如何而能適應於傳統的社會制度而依然有力，却是難以看得出。

在我看來，宗教的主要危險似乎就是在於變得如是之隆重這事事實上。宗教大致已變成了一種依社會而存在的承許——一種對於制度成例的曲解。原始的基督教，將其應

有的權份加以摧殘。這是一個絕棄并痛斥『世界』的宗教；要求在人類關係上發生革命的改變的一種心境改變。泰西世界現在既被視爲是基督教化了的，一個有敗壞了的制度的世界遂被人接受，被認爲幸福。一個以要求一種革命的改變開始，而變成了對於業已確定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國際制度的認許的宗教，說不定是須引導其信徒反省那個被崇拜爲其創始者所說的話的：『人人都說你好的時候，你就有禍了。』又『人咒罵你們，迫害你們時，你們就有福了。』

我這話意思并不是說，宗教的將來，與回復天國快要來臨這個偽經式的幻覺，深相契合。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我以爲初期的基督教，其本身甚至對於現代過惡，有一個現成療方的胚種，對於現代問題有一個現成的解決。我却想

全體而言，對於一種富於美感和理知，兼在人類交往的日常款式中有所報償的經驗，其從事的機會，是憑藉於經濟狀況的。左右思想，造成人活動於其下的狀況的人，甚至高無上的努力，有一日還是向着維持現有財產制度和私人利益的方向，信仰一個人人都共同有份，豐富而顯要的經驗的可能性，依然祇不過是屬於空想的。當這問題係由宗教上的考量而提起的時候，其特有的意義是超出於宗教問題之外，涉及人生的各個範圍各個景象的。

許多的人，就他們擔負佔人類大多數的將工換值者的生活而言，對於經濟的惡弊，業已敏然覺察了。對於我們所謂之小康或「過得舒服」的那些人，要看出他們的經濟被限制被曲解到了什麼程度，却是要多費點想像力的。他們似乎以享受現時情態的優點為樂。但是他們於其弱點，

也是同樣深受痛苦的。美術家和科學的探討者都被推出於人生的主流之外，而成了其邊緣上的附屬品，或做了其不公不平的供應者。一切美術的埋知的利益，均隨之而蒙不幸。毫無用處的誇耀與奢華，想從有物品，有社會地位，及勝過他人的財力以尋求快樂的勞而無獲的企圖，都是對於外表上似由現在制度而獲益的人所皆有的經驗，加以限制的示證。互相畏懼，互相猜疑，互相妬嫉，也都是由限制經驗而生出的產物。這一切的事情把人類的經驗，傾移窘乏，至於不可以數計的程度。

往昔是或曾因人類既無知識復無美術，用以取得人所共有的豐富的人生，而有須耐受這樣的事情的。科學工藝會給我們方策，以對經濟力的運轉，作有效力的處理，既日漸其顯明，經驗的可能性的哲學，遂有了具體的意義了

——杜威的信仰——

我們的國際制度（雖有種種雜亂無章，總是一個制度）又表明是一個大規模的，由排除異己，離羣獨立而造成的限制經驗的例子。在美術及科學中，現已有了就在一百年前猶未嘗夢想到種種接觸交換。除去我們可憎可呪的關稅壁壘，商業在物體的貨品中也是如此。但是同時，際此國家主義升高到做了一個愛國宗教的時候，種族和色種成見從來不會有過現在所有的這樣毒害人心的機會，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在沒有從事彰明的衝突之時，都處於一個暗中仇恨的狀態。這種事態以數之不盡的方法，把各個人的經驗，弄得偏狹，弄得凋弊。這個限制的一個外露的徵象，可在謂我們的國家支出，百分之八十係用以償還過去戰

爭的結果，兼作未來戰爭的準備，那個常被引證的事實上看出來。對於個人極可寶貴的經驗的狀況，與複雜的，集合的社會關係發生關連，有如是之甚，以致過去的個人主義，竟完全失其意義。個人將永遠為經驗的中心和終局，但個人在其生命經驗中實際上是些什麼，却視聯合生命的性質活動而定。這是由我們經濟制度與國際制度所實施的學課。

道德本身並不是一個課題，因其本身既不是一段插話，也不是一個部門。乃是號記生命的一切輾合力的主點的。建立固定而不變的終點和規條的法典，都必因改變的科學和社會而不得有所縱施。一個新而有力的道義，惟有從對於人類聯合的實在的一番探發中，纔能產生出來。心理學和社會紀律是已在開始供給作這項探究的工具了。輕

視經驗無論在那個領域內都沒有比之更不幸的結果，因為沒有別的那個曾有過這麼浪費的。過失的經驗大致業已棄却。并未有過審慎的，壘積的過程，對於在個人彼此交往接觸所學到，也并未有過系統的傳達。據想把固定的規條固定的終點一個傳給一個已經夠了。受了制裁的道德進步能以開始，惟有人類聯合的一切合適經驗，其結果有了移轉和交通，如現時在科學對於自然世界的經驗中，理所當有的。

照通俗的說法，道德通常表示兩性的關係的事件。一個激烈過渡的時期中所有的現象，如現今所有的，固是一些據以作預料逆觀的不好的材料。但名義上現尚通行的法典，係屬片面而遭限制的狀況的結果，却是彰明的。現在的戀愛觀念，婚姻觀念，家族觀念，差不多全部是男性的

構成物。也像發表一種勢力雄厚的片面經驗的人類利害的一切理想一般，在理論上是浪漫的，實行起來都是平淡的。一方面情感的理想化，在一個從文字上看來是法律的制度中，是自有其反對面的。男，女，兒童間彼此關係的實際，都被淹沒在情感主義與法制主義的這個混合融解裏面。婦女的日愈增進的自由，除產生較為現實，較有人性的道德外，難得有別的什麼收成。將標明有一種新的自由，但也有一種新苛遇。以其將由聯合生命的實際，即照着展開來受仔細而有系統的考察的，來施諸實行，而不是由成例及一個內容空虛了的法制併合情感來施行的。

現代主要的理知特色，就是其對於建設的哲學——不僅是在其專有的意義上，且在已有成數的眼光態度的意味

上——的絕望。十九世紀發達到了如是之遠的程度，以致我們現已覺察舊有信念的動搖與傾覆。但根據與科學及實際社會狀況相和協的事實，以對於人及自然構成一新穎而首尾一致的見解，則猶須有待。我們所謂的維多利亞時代似曾有過這樣的一種哲學。是爲一種希望的，進步的，及一切所謂自由主義的哲學。對於未得解決的社會問題，日有增進，爲大戰增益其強度的意識，已使這種信仰有了動搖，簡直不能恢復原狀了。

——仰 信 的 威 杜——
結果是失去對於一切廣泛而主觀的觀念的空想。得有建設的理想是被視爲承認一個人生活於幻想的境域之內。我們已失却對於理性的信任心，因我們已習知人多半是順習慣富感情的動物。以習慣及激動爲能大規模的做成有理解這個意見，覺得不過又是一種空想。因過去的希望和期

待皆不爲人所置信，對於一切遠大的計畫和政策遂有了一種譏嘲。使我們能試探過去希望和宏願的空幻性質的那種知識。——一種否認有這些希望和大願的人的知識——也可以使我們成立有較好根據的目的和期待，這件事也是爲人所忽視的。

事實上，與維多利亞時代的比對，對於一種大不相同的哲學，顯見有其需要及可能性。因爲那個時代并未詰問到舊觀念的根本實在，而承認新科學對於傳統的信念，有相當的澄清，例如超自然的減少。但就大體而言，維多利亞時代的思想，看新狀況却看作彷彿祇是把實現舊理想的有效工具交到我們手裏。現代所特有的動搖不穩即表明發現舊理想本身係受了暗算。科學工藝并不給我們使其成功的較善的方法，而是震搖我們對於一切宏大寬博的信念和

目的的信心。

不過，這樣的一種現象乃是過渡的。對於新力量彈壓暫時係屬被動的。信仰泰西文明所信任的神力，對於靈魂及其命運，對於固定啓示，對於全穩全定的制度，所有遺傳下來的各種觀念，在泰西世界受過教化的人簡直是不能。結果應為對於有組織，有指導的一切根本觀念的信仰的崩壞，在心理上乃是自然的。懷疑主義變成受過教育的人的記號，甚至變成其儀表。此係左右力比較更大的，以其已不再專以反對舊信條的某某條文為事，而成了對於隨便那一種觀念的偏見，和於對這種種觀念在以明智的方法轉移事件的方向中，作有系統的參加的否認罷了。

就是在這種的一個關連中，一種透澈的，藉科學技術之力而構成的經驗哲學，纔有其重大的意味。對於這種哲

學，傳統觀念的仰覆，乃是一個機會。產生在工業政治宗教上，家庭生活上，以及一般人類關係上，科學美術合力担負的那種經驗，其可能性本身就是一些新奇的事情。我們對之并不熟識，就算做一種觀念也是不熟識的。但是信仰牠既非夢想，也不是彰明的失敗；到底總是一種信仰。實現這種信仰，俾我們得憑觀察所成就的事物，以較大的準則來工作，固有待於將來。但當其以一組首尾相連，有批評性，有建設性的觀念實施出來時，以其為一種可能性的概念，遂構成一種哲學，一種有組織的觀察，解釋，建設的態度。一種哲學的信仰，因係對於動作的一種傾向，惟有在動作中纔能試驗判斷出來。對於上所述的這樣一種哲學，在現在這個時代，我知道是沒有可以生出來替代的。

用近代目光批評關於今日盛行社會間的

算命的藝術

(即子平術)

子平術究竟是什麼？

他的精華糟粕成分怎麼樣？

現在操子平術的到底在做什麼？

子平術有幾種什麼困難？

子平術重要關鍵在那裏？

子平術何以行之數百年而不滅？

應不應滅？

什麼時候，纔能滅掉？

要解決這些問題，請你們等着看即將出版的：

潘子且作

子平術

一角

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最注目之

施蟄存先生

發表

創 作

李師師
夜行
旅舍

最 近 脫 稿

最 大
近 洋
出 一
版 角

一角叢書第十二種

五年計劃的故事

張方文節譯

俄羅斯最近五年計劃的成功，是世界經濟史上最重要的一頁。這部書用最淺近的筆法，把五年中的全部計劃，完全暴露於讀者之前。原著者是一位機師，對於機械方面的設備，講解最詳。在這部書裏，讀者可以預料五年計劃完成後，農業國的俄羅斯，如何變做了一個近代工業化的蘇維埃聯邦！

最近出版 大洋一角

李石岑

在中國，研究哲學的人，真不算多，而專心致力於人生哲學已有專書出版者，李石岑先生是一個！商務出版的『人生哲學』，是一部規模較大而偏向於研究性質的偉著，這本『人生之價值與意義』，較適合於一般人的閱讀。可是他的獨到處，就不比那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部『人生哲學』差一線。作者今夏曾受福建教育廳之聘請，赴閩演講，講題即為人生之價值與意義，聽衆都六千餘人。這部著作，便是把那次演講稿整理擴大而成者。

將出版價一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0702B

哲
學

一

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五日三版

上海友圖書印公司